

DANGDAI ELUOSI
JIAOYU LILUN
SICHAO

当代俄罗斯教育 理论思潮

主编 / 朱小蔓 李铁君

执行主编 / 杜岩岩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DANGDAI ELJOSI
JIAOYU LILUN
SICHAO

当代俄罗斯教育 理论思潮

主编 / 朱小蔓 李铁君

执行主编 / 杜岩岩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庄 严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俄罗斯教育理论思潮 / 朱小蔓, 李铁君主编.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041 - 4585 - 7

I. 当… II. ①朱…②李… III. 教育理论—研究—
俄罗斯—现代 IV. G40 - 095.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3098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9 - 6743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235
邮 编	100101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传 真	010 - 64891796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5.25	印 数	1—3 000 册
字 数	216 千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开始全面学习苏联的经验，至今在社会文化的许多领域，仍存有苏联模式的痕迹。但是，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人们逐渐冷落了俄罗斯，这导致我们对国外经验学习和借鉴过程中的偏斜。

如果秉持多元的文化认同观和科学客观的态度，我们就不能、也不应该遗忘俄罗斯，因为它是世界精神和文化家园中一道别样的风景。遗忘俄罗斯，就等于忘记了那段特殊的历史；遗忘俄罗斯，我们就缺失了一个审视和反观自己的参照系；遗忘俄罗斯，我们在学习和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时就缺少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其实，俄罗斯的教育是很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尤其是当前俄罗斯已经从“大苏联”教育模式中走出来，正在探索现代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教育道路，对这一过程本身的研究将为我国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俄罗斯教育重视和强调人文精神、尊重教育科学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今天的俄罗斯在世界教育之林中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我国同俄罗斯在国情、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曾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与俄罗斯的教育交流有着更多的可参照性、可借鉴性、可比性，这也是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

我们必须加强同俄罗斯的教育文化交流。虽然我们最早引进的教育著作都是来自苏联的教育专家，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几乎中断了。因此，我们十分需要恢复和重建这种有益的交流，希望有更多

的年轻学者了解俄罗斯的教育学术，加入到俄罗斯教育研究队伍中来，从多元视角进行中俄教育的研究和比较，不断丰富我国对俄罗斯教育的研究。

为整合国内有关俄罗斯教育研究的信息和人力资源、加强中俄教育的合作交流、进一步提升关于俄罗斯教育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提高俄罗斯教育研究在教育政策制定中的有效性，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师范大学共同发起并成立了“俄罗斯教育研究中心”这一学术研究机构。

《当代俄罗斯教育思潮》是俄罗斯教育研究中心全体成员精心打造的第一部作品，是透视俄罗斯教育改革的最新理念、动态和研究趋势的窗口。文集拟“教育基本问题与教育学研究”、“高等教育改革与波洛尼亚进程”、“教学改革与教育标准”、“人文关怀与道德教育”四个专题。我们所选的文章均出自俄罗斯教育研究的权威期刊和论文集，同时还注意考察了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及其学术观点的代表性。

编 者

目 录

教育基本问题与教育学研究

教育：人的权利还是商业服务？

C. A. 坦吉扬/王德武译 1

主体性原则及其在大学教育中的运用

Ф. Г. 穆罕默德贾诺娃/姜晓燕译 16

从哲学角度分析不同社会道德类型的人

Е. Л. 杜博科/姜晓燕译 23

教师活动对象的演变

Ю. В. 先科/王德武译 30

时代挑战与教育科学的迫切任务

В. П. 鲍利辛柯夫/张男星译 40

高等教育改革与波洛尼亚进程

竞争理论与俄罗斯教育竞争力的提升

Ю. 鲁宾/杜岩岩 张庆伦译 49

新俄罗斯民族精神：教育现代化的创新之源

А. П. 利费罗夫 О. Е. 沃罗诺娃/汪路译 64

俄罗斯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质量问题	
Г. В. 穆罕默德贾诺娃/姜晓燕译	75
波洛尼亚进程、俄罗斯与全球化	
С. 米特韦杰夫/汪路译	86
波洛尼亚进程——试图竞争	
В. 别利亚耶夫/汪路译	92
教学改革与教育标准	
普通教育高中阶段侧重专业式教学构想	
肖甦 周耀慈译 王义高校	103
关于制定新一代国家教育标准的问题	
Н. 罗季娜/姜炳军译	127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方向目录：第三代国家教育标准的组成部分	
В. 谢那塞宁可 В. 哈林 В. 古兹涅措娃/李艳辉 王蕊译	134
教育大纲的分类：现状与前瞻	
В. 萨左诺夫 Н. 马可西莫夫 Е. 卡拉娃耶娃/李艳辉译	149
人文关怀与道德教育	
现代俄罗斯德育与社会化：危机·可能性	
Н. Д. 尼康得罗夫/杜岩岩 邵海艳译	165
现代德育的反危机趋向	
叶·弗·邦达列斯卡娅/王德武译	178
当代俄罗斯的德育改革	
О. В. 古卡连柯 А. Я. 丹尼柳克/诸惠芳译	192

苏霍姆林斯基人道主义教育中的惬意童年	
阿拉·博古什/姜晓燕译	212
针对处境不利儿童进行道德关怀的诠释	
恰尔科夫 / 乌云特娜译	219
道德的律令与任务	
B. Л. 伍尔夫松/乌云特娜译	226
后 记	233

教育基本问题与教育学研究

教育：人的权利还是商业服务？*

C. A. 坦吉扬 王德武 译

2000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用 30 种语言出版了一期《通信员》杂志，整个封面的标题为：价值 2 万亿美元的教育市场。当今“教育市场”这种表述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已经不觉得它像当年那样使人感到难堪。《通信员》杂志编辑部既没有臆造这种事实本身，也没有杜撰 2 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该数字在此前已经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 6.5%。21 世纪初，世界教育支出估值 2 万亿美元。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样评价“教育市场”的。

1994 年年底，在决定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同时，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国家签订了“有关贸易服务的共同协议”。这个协议涉及的 12 项服务清单中也包括教育。“共同协议”不适用于完全靠国家拨款、处于国家管辖之下的教育系统，实际上哪儿也没有这样的教育系统。在共同协议酝酿过程中还签订了补充协议，目的

* 原文载于俄罗斯《教育学》（《Педагогика》）2006 年第 9 期，第 3-15 页。作者系俄罗斯科学院政策比较所高级研究员，教育学博士，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工作。

在于促进学生和教学资料“国际交流”以及促进成立跨国教育机构和校区。

这样,教育开始被世界贸易组织看作商业服务,而学科领域出现教育市场或教育服务市场,并且作为必须取消限制的市场。按照“共同协议”,学科领域对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来说应该成为开放的市场,对部分地方的以及外国的商行、公司且与国家教育体系相竞争的学校开放。

但是,要向外国代理人(商行、大学以及其他“教育服务”的“供货人”)特别是在高等学科领域活跃的代理人开放国家的教育空间、实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还没有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认可。

由于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全球化对国家开支的限制,在许多国家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不能满足现状。私人资本,主要是外国资本开始涌向这个逐渐扩大的缺口。

1995年高等学科领域“教育服务”的国际贸易额为270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中贸易额达到300亿美元,在此项贸易中排名第一的是美国。教育占美国服务出口的3.5%,在“教育服务”出口中,该国每年“盈利”100多亿美元。研究者们指出,“教育和培训产业”已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出售”高等教育的特大公司的股票开始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澳大利亚和英国在教育“出口”方面也十分积极。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按出口服务的规模排列教育居第三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中还有几个数字也能补充说明对有关教育国际“贸易”的认识的作用。比如,1996年估价为9.7亿美元的互联网上高等教育市场在2002年前增长到39亿美元,与教育有关的计算机程序的出售额从1996年的2300万美元增至2000年的62.2亿美元。1998年全世界制作了12亿张教育CD-ROM,而2000年为33.2亿张。

还有更多的数字和例证。但是以上这些足以说明市场渗入教育领域以及将教育领域卷入全球市场的速度之快。

教育作为贸易、买卖对象列入服务范畴,说明教育变成了商品。英文中出现了“commoditization of education”,法文中出现了“marchandis-

ation de l'éducation" 表达法（根据“commodity”和“marchandise”这两个词变来的，即商品），逐字翻译，即教育变成了商品或者就是教育“商品化”，这是教育受资本主义市场影响的结果。在这种语境中，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变成了教育的“买主”或者“顾客”（英语为“consumers”或者“customers”，法语为“consommateurs”或者“clients”），教学和教育过程变成了人们需求的“产品”。这一切都是市场控制的结果。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语义方面，“教育”这个基本概念无论如何是与被买卖的服务或者商品的概念不相容的。教育作为一个过程，是以受教育的人（中小学生、大学生）作为主要代表或者当事人之一。没有学生、没有学生的意志和努力，也就没有任何教育过程。学生不能购买自己的努力与劳动，可以这样认为，学生是构成教育内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作为过程的结果，所获得的教育永远与学生在一起，已被其内化，不能与之分离，也就是说，它不能被出售。更重要的是学生能做什么，就是反复地“出售”或者把获得的以教育为基础的技能与技巧在一天当中交付使用一定时间。因此，在语义上把教育的某个方面的含义与被买卖的商品和服务混为一谈是没有道理的。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另一个方面，这里还涉及另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是教育不在经济领域。从广义上讲，教育是培养人的个性、个性的社会化以及培养人在社会上生活和活动能力的活动。教育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具有自身价值的独立领域，是社会基本制度及其存在的条件。没有教育就没有社会。教育工作的目标、使命、功能不是为个别人或团体创造利润。对于个人和社会，教育履行文化、社会、经济等公民应有的和道德的职能。教育对于每一个人并且对于全社会来说，是必须的，社会上的所有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不但需要教育，而且在许多方面取决于教育。教育保证社会的继承性，保存并一代一代地传授知识，传授多少个世纪开发出的生产技术及有史以来人类总结和积累的规律与经验。教育能够形成一种促使社会进步、创造新事物和变革的潜在力量，它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也是一样。教育是各民族人民文明的重要

载体之一，它确保历史的稳定性和文明的连续性。在各种情况下，教育都具有且浸透着一定的文化，并在新一代的身上将其再现。

二是教育是《人权共同宣言》所宣布的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教育受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保障并且是公共的财产。将教育退到买卖对象的水平将会剥夺教育的灵魂，改变和曲解教育的本质、使命以及目标，这是道德的谬见、政治的谬见、法律的谬见。

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教育有多种形式。不仅限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学校教学，每个时代、每个文明、每个社会经济体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在教育的任务和内容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但是在各个时代，广义上的教育都保留了自己形成个性的基本功能、个性社会化以及培养个体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一代一代地传授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保证它们的继承性及社会与文明的稳定性。因此，作为一种功能，作为经常重建的重要的社会内部机构，教育在历史上不受局势的制约。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就将存在教育。资本主义体系，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在较长的历史远景中是受局势限制的。当教育存在了几百年、几千年的时候，资本主义体系因逆历史潮流而结束时，教育还将存在。人类不能容忍它们的消极特征，并渴望构建与现行教育相比更好的、更加完善的教育，并且一定能找到构建更加人道、更加公正的办法。

当把市场向教育领域推广并把发展教育、确定它的任务与内容留给追求利润的私营企业主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将教育推向可能使它离开自己的宗旨和主要目标并且听命于全球市场局势的道路上去。这样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会带来曲解教育本质的严重后果。创建调节全球化过程体系的任务就摆在许多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的社会运动的面前，它能消除其不良后果并且能避免这种危险的产生。

同样重要且与上述紧密相连的问题还有：

几百年来，无论是国立、市属还是私立学校，都曾经是国家主权的特殊领域，教育体系排除各种干扰，培养和造就具体的社会成员。以往存在的自由的私立学校尽管具有涉及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管理以及在国家法律和一定的公共教育规定的框架内发挥职能的所有特点，通常也在或者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机关、或者经常是这样或那样的某社会团体

的监督之下。在取消或严重削弱国家调控“自由化”的情况下，外国私人公司自由进入教育领域，许多国家都已经正式或者非正式完成，其实质意味着国家结束了对教育部门行使主权。

外国私人公司进入某个国家的教育领域首先是出于经济目的，并希望产生巩固和扩大自己商业活动的阵地。但是不应排除他们企图对青年人给予长期的文化影响，为自己长期活动创造有利条件。不论他们是否这样想，他们的活动正在产生一定的文化影响。

所有这一切对于教育领域都是重大的变化。它能促进各种不同教育体系、教学法体系、组织体系和管理体系的对比，并使它们互相补充。但是同时它也加剧了教育领域商业化的倾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改变教育工作的意义和最终目标。

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商业化和教育自由国际贸易的拥护者推托说：“对人类资本的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由此他们得出结论：“所以应该为高等教育中贸易增长而高兴！”在他们表达拥护的立场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工作人员皮耶尔·索韦抱怨说：“为了不引起强烈抗议，近几年已不用‘贸易’这个词”。为了保护高等教育的贸易，拥护者们推出这样的论据：“贸易使国家富裕。”这里要说的是，大学生、教师和观念的国际交流可能是文化包容的重要事实。高等教育的贸易捍卫者们在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不能保证高校应有发展的同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西方大学的门对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关闭，是为了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吗？从上面所列举的用来论证高等教育贸易的合理性和益处的论据中，只有这最后一个以问题形式提出的论据可能是令人信服的。的确，在自己的高校不能有足够学位的情况下，如果有机会到外国学校并且不仅仅在西方学校学习，比没有学习机会的要好。

但是针对教育贸易的捍卫者的问题，可以提出这样的回应：为什么要把在国外学习当做贸易，学生变成“买主”，而学生所在的学校或者国家变成“卖主”？的确，在外国学校学习自古以来就存在，从来没被看作贸易。在这方面究竟是什么变化了呢？发生变化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顾经济一体化进程，到处灌输一定的价值体系，以特殊的商品货

币关系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所有的人类活动，并把商品货币关系看做唯一包罗万象的准则，看作评价人类活动和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标准。现在的全球化迫使人们通过这个包罗万象的标准看待和评价人的所有行为和社会中的所有现象。国外学习、一般的教育、知识、科学、文化均置于这个标准之下。并且这并不是一个空泛抽象的呆板模式。任何一项活动、以及确定对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努力程度和所需费用都要根据包罗万象的标准来确定。

至于说到高等教育贸易的拥护者们的其他论据，不得不说是没有根据的。它们是建立在无任何法律依据的基础上的，而且天生不是同类现象，是教育工作和学科领域与经济活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将经济概念和范畴转移到教育问题上，并且片面、曲解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用几百年从表达其本质的概念中思考得出来的教育和教育现象的特点与本质。被人为地塞入到经济概念中的教育现象和教育通常会逐渐地服从纯经济的思想。

随着商业化的发展，对教育固定的看法逐渐形成并得以巩固，其实就是硬要对教育的本质和使命以及它对个人与社会的作用进行意识形态上非中性的重新理解。把教育从人的基本权利、从公共财产、从社会培养人的个性和合格公民的复杂过程转化为市场范畴、商业服务以及国内和全球市场上的买卖对象。特有的术语或者说相应的华丽词藻成为这种新理解的重要矢量之一，诸如“教育服务”、“教育服务的生产者”、“教育的供货人”与“用户”、“教育服务的贸易”、“教育市场”，等等，这些华丽的词藻若出现在 15—20 年前，甚至在早就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都是不可思议的。就是现在，在一些“老”欧洲国家里这些华丽的词藻也遭到明显的拒绝。然而在俄罗斯，这些词藻却很快渗入到国民教育活动家和记者的言语中并经常被运用到有关教育问题的著作中。

追求这些华丽的词藻是否反映出人们在鼓励和推崇对教育本质的重新理解，否定它是每个人的权利、公共福利或公共财产？或许这是将市场提升为新的宗教信仰条件下的一种时髦；或许在这背后隐藏着在提出有关教育问题时变成或者感觉“很现代”？我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三者

皆有。

新的（市场的）华丽词藻的拓展开始排挤已经形成的有科学根据的各种概念，可能最终导致对教育本质的重新理解，并为每个人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不能排除这种前景的可能性，但它还没有成为有组织的讨论对象。俄罗斯教科院是否应该建议俄罗斯新闻社就这个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并且根据结果简练确切地表述出来并发表总的观点？

要知道，如果教育被确定为商业服务和一般社会认识中的买卖对象，特别是在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里；如果教育被保留在“有关服务贸易总协议”中涉及的12项服务名单里，那么实际上就是剥夺了个人受教育的权利。如果教育被看作商业服务和市场范畴，那么获得教育，特别是高层次教育的状况可能会改变，但同时把教育确定为商业服务，可以说是为不公平的金钱特权恢复名誉。

回到更具体的高等教育国际贸易拥护者的论据上来，应该指出，一方面，贸易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间接认同之间的关系令人质疑；另一方面，大学生、教师和贸易思想的国际流动的目的也是十分令人怀疑的。

但是根据其他观点也不能认为提出有关大学生的国际流动性问题是正确的。除极端排外者以外，谁也不反对发展中国家大学生在西方大学学习，这些国家大学生在西方大学或其他国家大学学习，就像是西方国家的大学生在国外高等学校学习一样，按照习惯看法，早就被普遍认为是有益处的、合理的。大学生、教师的国际性流动丰富了他们的知识与经验，它在最新科学成就的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确实能够互相促进文化的丰富和文化的接近。我们同意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所提出的大学生和教师的国际性流动也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适应生活要求，同时向各个国家及其政府和国会发出“发展和简化”国际流动性的号召。^①但是该大会无论如何也没有把国际流动与任何的贸易联系起来，也没有把国际流动仅归结为发展中国家学生到西方高校学习。同时使我们想起：最初的大学生和

^①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au XXI^e siècle. Conférence mondiale sur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UNESCO. Paris, 1998. Rapport final, pp. 33 - 34.

教师的国际流动是与 11—12 世纪欧洲首批的几所大学同时发生的。在开展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前,谁也没能想到把学生和教师去国外大学(一些人是学习,另一些人是充实与深化自己的知识)学习看作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高等教育“贸易”——被送来的人“买”,接收他们的人“卖”。尽管一直很清楚的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流动、在外国高校学习以及在新的国家居住总是与费用有关。

对人力资本投资和对在外国高校里学习,及打算论证个人商业利益侵入教育和国际文化交流领域的好处,并且促进发达国家少数集团的私人资本的单方面的文化和商业的扩张,都是少有的笨拙的企图。

“再过几个月孟买、达喀尔和圣彼得堡的大学生只要轻轻点击一下电脑鼠标,麻省理工大学的课程内容就可以信手拈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专刊《今日教育》(Education Today, No. 3, 2002)在“高等教育在销售中”的标题下的(供阅读、研究用的)资料就是这样开头。资料的作者们准确地反映了“教育服务”应该从哪儿往哪儿输出的观点。他们甚至没有想到:波士顿的大学生们也能从圣彼得堡、孟买、达喀尔大学的课程内容中得到益处。他们及更多的人都清楚,现在和将来“出售教育”的一方基本上是高校和发达国家的私人业务员,首先是由于历史或其他原因,其语言在世界上的应用更广泛。不是肯尼亚的或者泰国的私人企业主向英国和美国“出口教育服务”,而是英国和美国私人企业主向肯尼亚和泰国“输出教育服务”。还可以确信的是,如果英国和美国大学生去肯尼亚和泰国高校学习,那么就会有更多数量的肯尼亚和泰国大学生更多次地到英国和美国大学学习。这意味着:第一,在财政方面,英国和美国如此多次地占上风,况且早就如此;第二,在文化和智力方面,实际上也是英国和美国单方面地影响肯尼亚和泰国。更不用说由于这种单边“文化认同”,人才流向美国和英国将由于全球化而继续。

平等的国际合作和在专门的国际组织协助下,各国共同调节教育领域的相互交流,有助于文化的互相接近和丰富,由此达成各民族人民相互之间更好的理解。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和教师国际流动,其中包括财政上的支持,有理由成为这种合作重要的经常的因素。

对于代理人（公司的、商行的、教学院所的和个人的）来说，“输出教育服务”主要不是文化的接近，而是自己生意的成绩和利润。但是，受国际统一规则制约的外国代理人的私人教育活动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他们本人可能都是有益的，并且可以被看作是总的国际合作的独立部分。当国家不能满足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时，私人教育活动可以增加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同时涉及在培养专业、教学组织形式方面引进新东西，特别是利用信息技术和通信工具等提供新的机会。

国际社会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争取另一种全球化的国民运动，要求把教育从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服务贸易的总协议”所涉及的12项服务名单中删除。该运动以及欧洲和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的大多数舆论界把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看作是公共财产及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全球化主义者或者世界化主义者也不是没有根据地把教育降低到买卖的对象，教育的“商品化”导致了教育的“麦当劳现象”，即像发展麦当劳店似的使世界各地的教育标准化，形成同一样式。

近几年来一些欧洲国家的政治和国家领导人也开始批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特别是它的那种使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屈从于市场的倾向。在1998年10月5日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法国前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强调说，“我不能接受唯利是图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高等教育可能被市场左右……市场经济是现实的，我们在其中行事。但是它不能成为社会的交际场所……民主制不是为市场建立的”，“像所有欧洲人一样，我拥护国家教育体系，之所以拥护国家的决定作用，因为国家是财政拨款中机会平等的担保人”。其他西欧杰出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右翼和左翼的领导人都批评当前的全球化。他们当中有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和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2003年11月15日的《列蒙德》报中刊登的与法国教育部长吕克·费里（Luc Ferry）的座谈，部长号召“欧洲抵抗美国的全球化”，并且采取措施反对教育的“马歇尔计划化”，即教育变成商品。

但是随着私人代理人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在许多国家里高等教育市场已成为现实。20世纪90年代东欧和中欧的国家私人代理人数量增加得特别快。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中心有关高等教育的统计数据，